

記野座談會

朱偉 社學作寫

小野：我本來不是喜歡小說的，因為以前對小說沒有絲毫的概念，直到大三、大四時才開始寫。因為當我在大學時經過許多不如意的事，需要發洩，所以才會提起筆，桿消心中之言語。一年後，發覺自己的作品只是一種情感的發洩，才開始研究小說理論而漸漸改變自己的風格。小說是一種藝術，我自己很喜歡藝術，但我反對那種為藝術而藝術的小說。以我的觀點，認為小說應反映社會，勉勵及影響讀者，使人類更向善，即是為人生而藝術。但寫作的技巧還是需尊重藝術。

一請問小野先生張系國與陳若曦的小說給您的感受是什麼？

答：這兩位作家所留予我的印象都很好。張先生的作品所談的大多是屬社會上的。雖然他一年回國大約一、兩次，但却能在短時間內把握住問題的所在，且能應用台灣通行的語言表達，所以能予人真實的感受，這是常人不易辦到的。而且其文章不只描寫台灣，或者外僑的生活狀況，甚至於由大陸逃出的難胞，都會透過他的筆桿出現。這是生長在台灣的讀者較不易看到的作品，所以也很受大家的歡迎。

關係、地位在西方是相當正確的，但為今日生活在台灣的人所不敢接受。三請問對現代詩的看法。

答：來台後，新詩的改革的確比胡適、徐志摩時代的作品進步了。以今日的工商業之繁榮反觀五四時代的新詩會覺得出奇的平淡，實在是太白話了。所以今後新詩的發展，我建議應注重強烈的感覺，令人有深刻的感受。四請問對黃春明的鄉土文學有何觀感？

答：許多人寫鄉土文學是表現字句與愛、恨之中心，雖也表示社會的形態，却無法給人真實感。然黃春明所表現的鄉土文學以悲哀、愁苦的生活為內容，而且從愁苦中可得到快樂與喜悅，充分地傳遞出情感。

五請問將五四時代的作品與今日文壇試略略比較。

答：在五四時代，其一般作品所描寫與形容的人性，大都是絕對的，明確的，善惡美醜有嚴格的劃分。而今日小說的趨勢則是偏向描繪人性的曖昧及無法判斷的善惡好壞。

六請問「鄉土文學」與「工農兵文學」的差異。

答：鄉土文學與工農兵文學是有絕對的差異的，雖然都是反映社會黑暗，平淡的一面。工農兵文學的工農兵不能代表台灣的一切平民，且為共黨所利用的工農兵文學，對工農兵也有特定的定義，而非一般我們所說的。所以鄉土文學與工農兵文學是有差異的。七請問您對自己的作品拍成電影有何感想？若拍得成功，將再如何進一步地改變國片的程度？

答：對於自己的作品拍成電影，頗為驚訝，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。但一開始我是拒絕國片，因為許多人都在罵。可是，不久又改觀了，因為我想了解，所以我必須接受。

至於電影的成功，這應該是程度高低有密切的關係，而非是賣座的情況。如今許多程度不高的國片之能受歡迎，是與今日的社會背景有關。如其作品不涉及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，只使觀眾們沈於美麗的幻想中，所以頗為賣座，但這絲毫未能反映社會與增進觀眾的進步。對改進國片程度，自己不敢狂言，因至今我對電影界毫無影響力。八請問您如何準備寫作資料？

答：準備寫作資料是平時工作。首先必須尋找適合自己的題材，而後再廣泛地去收集有關的資料，甚至可能的話應該親身去經歷，使自己的材料更實在更豐富。反正一切都可盲目從事，如此則可節省許多時間。

世盟、亞盟大會工作後記

新四許國楨

參加救國團舉辦的「國際事務研習會」，除了會期十天的令人窒息，緊張刺激的活動外；額外的還取得出席各種國際會議或參與工作的機會。對於有志國際事務的同學，毋寧是條捷徑，此外對所有的同學，都是磨鍊工作能力，開闊視野的機會。

今年四月在台北舉行的世亞盟大會，便是上述的國際會議之一。它的全名是「第十屆世界反共聯盟暨第廿三屆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大會」，與會的國外代表超過三百五十人，算得上我們外交活動低潮裡的一次大拜拜。因為它的規模大，亞盟中國總會委託救國團，就國研會同學中選取部分接待人員，經過兩度考試，我和廿四位男女青年被選為接待人員。

世亞盟大會宗旨在聯繫各反共國家和組織，商討世界反共情勢和策略，是個

較為嚴肅的會議。如何在嚴肅而短促的幾天中，讓代表們安心開會，並且能在離開台灣之後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，接待人員是個「不可或缺」的角色，是配角，但任務繁重。

大會四月十八日開幕，但接待人員從八日就開始講習、預習和見習。講習內容在熟悉大會各項活動，各國國情、國際禮儀等，不但聽講，還到各處實地演習。

所有接待人員十五日在圓山飯店報到，立刻展開預備工作。先是熟悉圓山環境，接著就所分配國家，分別熟悉自己負責的各項資料，雖然十八日才開會，十五日已經開始到松山機場接機。

十六、十七兩天，來自世界各地的黃、黑、紅、白各膚色代表紛紛抵達，有石油王國的部長，也有自共黨國家逃出的流亡代表，各路人馬匯集圓山。十八日到廿二日進行會議。

服務台

△觀光—李進興 遺失奶白色襯衫，拾獲者請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家政—林碧惠 遺失郵局印章，聲明作廢。

△政一—劇自斐於 十五日午，在華風堂遺失錢包一只，內有現款、月票，拾獲者請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政一—游淑華 上月廿六日於仁三三遺失國文思想課本，盼拾獲者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政三—劉頻頻 遺失錢包，內含身份證、學生證。請拾獲者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英一—A郭蘭珍 遺失黑絲眼鏡付，盼拾獲者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企管—蘇智明 於大仁館遺失鋼筆乙支，盼拾獲者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會計—詹美珠 鑰匙二枚作廢。

△文藝—李瓊雅 於華美餐廳遺失眼鏡袋一只，內有鋼筆、眼鏡等物拾獲者請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法文—康美姬 遺失學號六五〇九三三的大學服一件，拾獲者盼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國劇—洪浦銓 在書城遺失女用球鞋體育袴，拾獲者請送至該系辦公室。

△音三—林平遺失綠色皮夾內有車票，拾獲者請送至本系辦公室。

△同學拾獲張騰蛟著「海的耳朵」，遺失者速來本報領取。

△德一—郭忠善遺失華南實習銀行印鑑一枚作廢。

這些天，早上八點報到，晚上回到家裡常是午夜一、兩點。代表的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，凡是想得到的種種都歸接待負責。有人說：「你犯不着去侍候人家！」我卻覺得，你上那裡去找那麼多志同道合的外國朋友？東歐各國、越南、高棉等的流亡代表，他們反共的可愛，反共不只是他們的目標，更是他們的生命，這些代表每個人都有一腔血淚辛酸，每一個人都是反共的「活見證」。

大會期間的各種會議花樣層出，我們必須熟記那位代表在什麼時候該到什麼地點參加什麼會議，這不過是工作之一，其他像參加總統和蔣院長的茶會，參觀，忠烈祠獻花、反共團結勝利大會等，都有不同的儀節和服務，接待人員幾乎是把代表當成小孩子那樣照顧。

會後，代表紛紛離台，在松山機場的一號登機門，七十幾歲的克羅埃西亞（註）老代表拉著我的手，說「謝謝」，說「我們反共一定勝利！」（Croacia）只聽這一句話，十幾天的筋疲力竭都值得了！（註）屬南斯拉夫，東南歐地名